

跨越数字鸿沟:智能时代老年教育的价值向度

郭中华^{a,b}

(广西师范大学 a. 教育学部; b. 成人教育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数字化生存是智能时代人的基本存在样态,老年人因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等信息融入障碍,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积极回应时代的技术变革和老年人的现实生活痛点,引领老年人提升智能素养、弥合“数字鸿沟”,使老年人能够主动地拥抱数字化的生命样态,这理应成为智能时代老年教育的价值主张和价值追求。老年教育应深刻剖析处于不同“教育—经济”状况老年群体的需求特点,基于理论、历史、时代的三重逻辑,综合运用关键统筹、多方协同、代际学习、技术赋能、具身转向等路径,有效促进老年群体智能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数字鸿沟;老年教育;积极老龄化;智能素养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2)07-0045-07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了一直梦想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重新定义和理解,数字化生存成为一个主要特征,人类的情感、行为、思考及表达都将被全面数字化。我们必须适时作出“改变”或“转变”,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失去那个他生活于其中、并对其进行思考的世界”。^[1]老年人由于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自然老化带来的心理与认知改变等原因,往往很难适时地做出数字化生存的应对与改变,成为“信息贫困”的主要群体。而“数字鸿沟”问题必将给老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也会给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挑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6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8.70%,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5.44%。^[2]由此可见,老龄化已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的一个基本国情,且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从我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来说,老年人的福祉已然成为国家和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石,关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为了人民”的整体公平和正义。因此,面对愈演愈烈的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全社会应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破解其数字化生存困境及发展难题,使老年人也能充分享受智能时代的技术红利,这无疑对正处于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生命关怀和价值重塑。

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提出了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概念。随后,积极老龄化在 2002 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被写入《政治宣言》,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规划和处理老年问题的重要理念依据。积极老龄化认为,老年人并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提倡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发展。而教育是帮助老年人有意义地参与社会和提升生活质量的有效且必要的途径,终身学习对成功老龄化具有必要性。^[3]从老年人个体来讲,许多人都有学习的需求和兴趣,盼望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爱好。有研究表明,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具有较高

【收稿日期】2021-07-01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老年‘数字鸿沟’现状及社会‘数字反哺’路径研究”,项目编号为 21FXW015;2021 年度广西社会科学界智库重点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村支书领导力提升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为 Zkzdk124;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度课题“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为 2021MJYB005

【作者简介】郭中华(1973—),男,江西吉水人,在读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

的主观幸福感,^[4]老年教育能使老年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拓展能力,有助于其积极老龄化的实现。^[5]可以说,作为终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年教育,是一种整体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的实践活动;而积极回应时代的技术变革和老年人的现实生活痛点,引领老年人提升智能素养、弥合“数字鸿沟”,使老年人能够主动地拥抱数字化的生命样态,这无疑成为智能时代老年教育的价值向度。

二、数字化生存:智能时代人的基本存在样态

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概念最早是由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提出来的,源于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书中,他深刻而具有远见地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6]数字化生存是基于0—1数字系统建构出来的,是通过局域网以互联的形式链接起来使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形成既独立又串联、既接收又传输信息的网络化生存方式。^[7]这是人类在数字空间应用数字技术,以解决工作、生活和学习问题的全新生活场景,它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人—机—人”的生存模式,与传统的“人—人”生活场景和交互模式大相径庭,它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类活动超越物理时空局限,拓展出“实体+虚拟”的全新实践场景,体现了线上线下融合、实体与虚拟同构的特点。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信息科学进一步大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翻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深度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各个层面,数字化生存俨然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样态。毋庸置疑,数字化的生存模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和交往模式,“人—机”深度融合已然发生,人类从来没有如此依赖机器,机器也从来没有这样像人。凡此境况,必然要求深处21世纪的我们时刻反思自身的存在,并重新确立人与世界、人与环境、人与技术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Cassirer, E.)曾指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8]危机背后其实是人生对存的焦虑,这种焦虑导源于“人的自我价值”的改变。卡西尔进一步追问:“哪些备受珍视的自我价值决定了我们与其他生命形态和机器是截然不同的?在我们身上,哪些备受珍视的价值让我们获得了工作机会?”他相信,“无论我们作何回答,这些答案一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逐渐发生改变”。^[9]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也让物理学

家泰格马克(Max Tegmark)重新思索生命的未来,并对生命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把生命看作是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种信息处理系统,物理结构是其硬件,行为和“算法”是其软件,并且根据复杂程度,把生命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10]一是生命1.0的生物阶段,这一阶段靠进化获得硬件和软件,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演进过程;二是生命2.0的文化阶段,这一阶段除了靠进化获得硬件外,大部分软件是由自己设计的,表现为人的文化构造与人的进化交织互动的过程;三是生命3.0的科技阶段,这一阶段硬件和软件皆由人类自己设计,人类得以把控自我的命运。生命3.0阶段正是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正在发生的事实。质言之,数字生命不可避免地成为智能时代的基本生命形态。“人—机”深度融合,导致人类与机器的界限和边界越来越模糊,人性也因此需要被重新理解和定义,而数字化生存能力毫无辩驳地成为智能时代的一种关键能力。数字化生存能力是以智能素养为媒介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能力,包括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11]它是应对智能时代高速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一种核心素养,本质上是融智能化、数字化、高速化、便捷化、信息化于一体的智能模式。

三、数字鸿沟:老年人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困境

有研究指出,数字化生存时代,边缘化和处境不利的人群更有可能被排除在智能时代敞开的大门之外,产生一种新的数字鸿沟。^[12]当前,我国的老年群体就面临这样一种风险,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13]尽管近几年我国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不断攀升,但截至2020年12月,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仍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非网民总体规模4.16亿比例的46.0%,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7.9%。是否“触网”仅仅是第一道数字鸿沟,随着技术的发展深度渗透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各层级,将拓展到因信息技术使用和技能差异导致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即从“物”的差异到“人”的差异。^[14]

1. “三沟”障碍并立:智能时代老年人面临的技术藩篱

智能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机合一、数字化生存。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文化特征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视听觉等身体机能的衰退、文化心态上的保守和经验主义,都会直接影响其对现代科技的接纳与使用,再加上学习和记忆的困难也常

常让老年人产生无力感和心理抗拒,致使其对新技术、新事物、新应用、新变化不是很敏感,缺乏参与的兴趣,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身处智能时代的老年人存在严重的被技术疏离的风险。如果放任这种状况发生,老年人可能会成为智能时代数字化生活的“弃儿”,具体而言,会面临数字化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大问题。接入沟指的是在电脑和网络的可及性及性能上表现出来的差距,主要由信息基础设施(电脑、手机、网络等)状况、经济实力和政府决策等决定;使用沟是指利用互联网络能力的差距,主要取决于技术界面的友好性和使用者的数字技能;知识沟即指对数字信息的认知、加工和使用的水平差距,体现为运用数字技术的效率以及藉此改变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三沟”问题深刻地阐明了在数字化时代即便接触到相同的信息,由于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不同致使用户获得知识的效率、数量和层级也存在较大差异,从而最终导致获取的知识总量和知识效用也相去甚远。这三层数字鸿沟相互联系且层层递进,其中接入沟是基础、使用沟是过程、知识沟是结果。^[15]

2. 数字资本不足:数字化生存背景下老年人的弱势处境

数字化时代,微信及支付宝支付日渐成为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支付模式,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网上购物成为最主要的购物体验,短视频、网络影视、在线教学等成为娱乐与学习的重要形式。毫不夸张的说,全场景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将一切的人和物都囊括其中,所有对象都必须经过数字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或者经由数字化呈现。经过数字化再造和演化后,生活的实体、实在被虚拟化、虚体化。质言之,数字时代塑造出人与人、人与物的虚体交往关系。布迪厄曾从场域理论出发,揭示了资本和惯习的深层关系,他认为惯习是在场域内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影响和不断互动转换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动力倾向系统。按照其观点,场域内个体拥有的各种资本影响和塑造着惯习,而惯习一旦形成并趋于稳定后又制约着个体对各种资本的追求和主张,最终形成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6]应该说,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表现及交往互动模式的深层构造和内在动力极富解释力。不过,随着技术变革推动时代的快速蜕变致使生活虚拟化、网络化,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需要补充和加入新的时代元素——经由数字化的网络虚拟场域——虚体和虚拟场域。在数字化的虚体中,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然延展、幻化为数

字资本,一般数据成为最主要的资本形式。^[17]于个体而言,智能时代拥有数字资本的多寡就决定着个体的生命质量和存在质量。正是在此背景下,数字资本成为老年人是否能融入数字化社会的关键因素,给老年人带来一种可能的全面生存困境。首先,老年人使用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意愿、程度和能力与年轻人相比存在显著差异,数字资本存在劣势;其次,老年人心理趋于保守,对新事物、新技术相对不是很敏感,习惯依靠老经验处理问题,这导致新技术知识更新较慢、数字资本拓展遇阻;更重要的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数字技术如果不参与到个体的社会实践中,就无法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实践与数字资本提升的良性转换。整体来看,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老年群体处于明显的弱势处境。

3. 智能技术教育缺位:老年人数字化生存能力发展迟滞

毫无疑问,智能技术教育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老年人可以通过学习了解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融入生活场景的主要特征及生产生活运用的主要路径,以便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作为老龄化先发国家,且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美国近年来通过立法、政策引导和大力加强老年人的智能技术教育使老年人成为增长最快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之一,信息技术能力逐年上升(Pew Research Center, 2019)。新加坡通过推行“技能未来”(Skills Future)新计划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时代被排斥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相较而言,我国对老年人的智能技术教育是普遍缺位的。笔者调查发现,尽管部分社区老年教育机构开设电脑、网络和智能手机使用等方面的课程,但覆盖面很小,参与的老年人不多,且表现出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CNNIC 每年发布的互联网研究报告也显示,我国互联网用户中,老年群体拥有智能设备的占比较低,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群体拥有智能设备的所占比率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群体。多项研究表明,大部分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对计算机和高科技产品有本能的畏惧和焦虑感,他们对使用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好处也充满怀疑和担心。此外,在智能技术运用方面,由于家庭互助和社会支持的缺失,老年人往往在融入智慧社会时会遇到重重困难。为致力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2020年11月,国务院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老年智能技术教育,并将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能力列为老年教育的重点内容。^[18]

四、智能素养：老年教育的价值关照

何为智能素养？以往的研究，对智能素养的理解和定义差异较大，差异首先源于对“智能”的理解是基于能力角度还是技术的视角。从能力的角度，智能指人类智能，是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总称；^[19]从技术的视角，智能多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本研究对智能的理解采用一种融合的观点，并不专指人工智能，是指在人机协同背景下融合了人工智能的一种人类智能结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智能素养是集智能知识、智能能力、智能思维、智能应用、智能情意与智能伦理为一体的多维复合结构体，是智能时代的一种关键能力和基本素质。^[20-21]具体到老年群体，指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一种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是智能时代促进其“健康、参与、保障”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素质。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域多样的特点，我国老年群体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要求老年教育在关照和拓展老年人智能素养的时候要更有针对性和适切性，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老年人智能素养培育问题，根据影响老年群体学习的两个关键和基本要素“教育—经济”状况，笔者制作了一个分析象限图（如下图）。



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分布象限图

1. 四类老年群体智能素养培育的特点分析

无论对于老年人个体还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积极老龄化都是解决老年问题的目标追求和价值主张。积极老龄化把老化过程视为积极的、振奋人心的生命自然延续的过程，倡导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健康生活、圆满自我、贡献社会。世界卫生组织（WHO）尤为强调，健康除了指身体机能良好，更关注人的心理、社会功能的完好状况。在此意义上，积极老龄化概念是一个多元化的指向，尤其指向老年人能持续参与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活动。“积极老龄化”观念的提出，最终目的是使老年人能有同样的机会来发展其独立的潜能，维持身心健康，持续参与社会，达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的目的。而其中，“增加老年人独立自主，且高质量生活

的可能性”作为实现老有所为、健康快乐的四大目标之一，凸显了积极老龄化以对老年人的尊重为出发点的理念。

人是时代的人，在时代中生存和发展，时代对人的限定、塑造、改变和影响无法规避；同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只有顺应时代的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智能时代老年人的独立和高质量生活离不开信息技术素养和数字化生存能力的提升。智能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是一个技术赋能的时代，积极老龄化的必要前提是老年人智能素养的提升。只有这样，老年人才有可能跨越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融入“人机合一”的现代社会，在数字化生存中拓展自己生命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综上所述，老年人智能素养的培育刻不容缓，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我国老年群体的复杂性决定需要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智能素养培育。根据老年群体“教育—经济”状况分布象限图，可以分析不同老年群体对智能技术教育的需求。处于第一象限的老年群体拥有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最好的，其在数字信息接入、使用和知识理解上都不存在障碍，通过有目的的学习，智能技术运用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将其称为“优势型”智能素养老年群体。处于第二象限的老年群体拥有的经济条件较好，但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这类老年群体不存在接入沟的问题，但因其受教育水平较低，会有数字信息使用沟和知识沟的壁垒。因此，需要在老年教育中开发简单易理解的智能技术课程，且教学方式方法要深入浅出。这部分老年群体智能素养水平可能较“优势型”老年群体稍低，但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将其称为“潜在型”智能素养培育老年群体。处于第三象限的老年群体拥有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都较低，是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三沟”障碍的典型群体，经济、技术的藩篱把他们隔离于数字社会之外，其智能素养水平相对于其他象限的老年群体来说也可能是最低的，我们将其称为“劣势型”智能素养老年群体，需要政策和教育双向重点关照。处于第四象限的老年群体拥有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只要解决好接入沟问题，其在数字技能的使用和知识理解上的水平都能在针对性的学习后大幅提升。这部分老年群体的智能素养水平可能与“优势型”老年群体出入不大，需要通过政府政策或者老年教育等途径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通过技术赋能，

使这部分老年群体能更好地在数字化时代生活,我们将其称为“赋能型”智能素养老年群体。需要明确的是,以上只是根据“教育—经济”状况对老年群体做一个类型化的分析,现实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应根据老年群体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状况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智能素养培育。

2. 老年教育助推老年人智能素养提升的逻辑

受教育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人能够获得发展的一个基础性条件。^[22]教育缺位无疑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积极老龄化,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智能时代,老年教育助推老年人智能素养提升具有理论、历史和时代三重逻辑属性。

从理论逻辑来说,老年教育作为老年智能素养提升的积极策略,能优化老年人的知识结构、提升其人力资本和社会的参与性,是智能时代提升老年人数字化生存能力、促进积极老龄化并提高生命质量的基源性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信息技术影响着老年人在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上的获取便捷度和舒适度,对促进其高质量的老龄化有着积极作用。^[23]

从历史逻辑来讲,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建国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波三折,表现为在探索中曲折上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国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经济才迎来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阶段。我国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保持一致。正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特殊历史性导致当前我国的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且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别、城乡的结构性差异。此外,由于资源的限制和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老年群体在教育中处于弱势边缘地位,人们将教育资源更多地投放到了“祖国的花朵”“冉冉升起的太阳”“未来之星”儿童身上,而把老年人比作“夕阳”,这必然导致老年教育相对而言处在不受社会重视的“隐蔽的角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时代的发展,加上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近年来老年教育愈来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从时代逻辑来看,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数字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完备信息基础设施,持续提升互联网普及率。也就是说,信息化和智能化将日益渗透到生产、生活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和各类场景,为人们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丰富的信息和服务。但由于老年人的智能素养欠缺,使得他们不仅很难享受到技术发展的红利和网络化的便

捷,反而需要面对“支付难、出行难、就医难、消费难、办事难”等生活困境。应对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一方面,社会应对老年人更友好,政府、企事业单位在智能化的公共服务和产品投放上应更具人性化、体现包容性;另一方面,要积极通过教育来提升老年人的智能素养。

五、老年教育促进老年人智能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

1. 关键统筹:政府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老年智能素养教育

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老年智能素养教育,这种社会包容性不仅指技术上的包容性更需要社会心理上的包容性。^[24]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首先,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同时积极引导市场生产价廉物美、适老化的智能终端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智能设备的可获得服务、弥合“接入沟”;其次,要加强对老年群体智能技术培训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老年群体智能技术“软知识”水平的提升;第三,要根据不同老年群体的经济和受教育状况,制定更具个性化的支持政策和解决方案,“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第四,鼓励社会组织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老年人的智能素养培育服务,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网络化服务方式融合发展;第五,要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中高频事项和基础需求,有针对性地做细做好各项专题数字技能培训。另外,基于“全纳教育”思想和公平和谐理念,政府在统筹规划老年智能素养教育时,尤其要关注和保障弱势老年群体的学习权,不能因为地域、性别、年龄、语言、疾病、残疾、职业等不利因素而影响其基本的学习权。

2. 协同效应:多部门多途径促进老年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智能时代,人性和技术性已然深度融合。^[25]近年来,联合国一直大力倡导老年人要接触、参与和适应技术变革。但不可否认,与年轻人比,老年人在适应技术、组织和文化变革时面临更大的困难和鸿沟。因此,各类老年教育机构,包括老年大学、社区老年教育机构、老年远程教育机构等,应同心协力,针对老年人的学习特点、知识基础和个性需求,研发多样化、適切性的智能技术教育课程,切实有效地帮助老年人提高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在教育方式上,可以采取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展开。当前,重点是在做好线下教学的同时,要更加积极地拓展线上老年教育,发挥网络空间的作用。基于共同兴趣、爱

好和愿景建立老年网络学习共同体,通过沟通、合作和对话助其获得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延展别样的情感共鸣。考虑到老年人大都居住在社区,需要大力构建社区网络化老年教育服务,可以根据本社区老年人群结构特点,开展在线教育服务,满足多样化的老年教育需求。不同社区之间可以形成社区群,彼此间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一方面促进老年人的知识进行多触角、多渠道延伸,另一方面可加强老年人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

3. 后喻文化:家庭成员和青年学生助力老年代际学习

老年代际学习是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也是国际老年教育的研究热点,它“旨在将人们聚焦在有意义、互惠互利的学习活动中,促进世代间的理解和尊重,并有助于建立更有凝聚力的社区”。^[26]老年人以求学者的身份自发、主动地向年轻一代学习新事物、新观念、新技术、新思想和新方法,通过年轻一代“反哺”老年人,从而达到老年人在知识、技术和观念上及时更新的效用,同时也能实现改进代际之间的包容、理解和尊重的目的。老年代际学习是一种典型的后喻文化,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27]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技术更新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和发展之中,长辈向晚辈学习也愈将成为一种常态,尤其在数字化生存的智能时代,后喻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系统在推动家庭智能化的道路上无疑占据着重要优势。因此,应充分发挥家庭成员的作用,积极培育老年人的智能素养。家人的无私关爱与充分支持是老年人突破技术学习困难的心理限制并向信息化、数字化迈进的重要动力,家人最了解老年人的多向度的信息需求,是引导、帮助老年人了解、熟悉和学会智能设备操作的主体。此外,也要善于发挥老年人身边青年学生的作用,通过课外实践、社区服务和志愿者行动等方式,使其参与到协助身边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提升智能运用技术的实践中来,实现代际间的接续互动,有效地促进老年代际学习。

4. 技术赋能:拓展 ICT 在老年教育中的应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 ICT)的快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逐渐被抛入数字世界并被其重塑。^[2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ICT 在获取各种学习机会、促进公平和包容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为成人实现终身学习、减少对传统正规教育结构的依赖以及实现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多种创新的可能性”。^[29]ICT 在老年

教育中的运用和深入发展,使得老年移动学习、在线学习、碎片化学习成为可能,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在线课程,老年学习者可以获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介入学习的机会,可以大范围地拓展老年学习的覆盖面,让老年学习者能及时获得所需要的学习资源,解决老年学习者因行动不便、居住区域偏远或者因照顾家庭等带来的人际隔离与疏远的问题。正如联合国 2002 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所强调,“技术可以用于建立人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帮助减轻边缘化、孤独感和不同年龄层之间的隔阂”,^[30]而“人人可及”则是 ICT 在老年教育中运用的核心追求,它能最大限度地在信息实践中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挖掘和发挥人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还给成人身体解放和精神自由。

5. 具身转向:身体实践促发老年人智能素养提升

从具身认知视角看,身体是智能素养实践的主体,“感知—行动”循环动态机制给予老年人建立技术、信息、环境与自我感知的关联,继而促成智能素养的养成。从根本上说,要有效提升智能素养,关键在于老人本人的认知、自觉及主动。在生理上,老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身体机能——包括感知、记忆、思维、体力和精力等——不断退化的自然现象;但从心理上看,老化进程也是一个老年人自我主动选择的过程。积极老龄化需要老年人彰显主体价值,通过在自适应学习环境中的主动探索和交互实践来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案,并就此进行有效学习,而不是主要通过外界强压或者逼迫来被动进行学习。^[31]老年群体在自主学习中,不仅要学会知识,还需要掌握学习方法,加强元认知技能的训练,具备使用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的能力,使所学服务于自己更完满的生活,在重新认识自我中感受生命的活力。此外,老年人自身要有不惧困难的心态,要敢于应对智能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实际行动弥合数字鸿沟。可采用结合生活情境进行网购、APP 生活服务功能应用、社交软件应用等多途径提升数字化生存能力。同时,老年人要敢于和善于向晚辈学习,以更开放的良好心态,积极向年轻一代学习。

【参考文献】

- [1][俄]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 [2]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2021-05-11)[2021-05-3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1_1817

274. html.
- [3] Mestheneos E, Withnall A. Ageing, Learning and Health: Making Conne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2016(35):522—536.
- [4] 孙立新, 刘兰兰. 教育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教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 2020(5):111—120.
- [5] 黄慧, 欧阳忠明. 积极老龄化真的发生了? ——基于3所老年大学学习效果的探索性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18):78—85.
- [6] [美]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等,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15.
- [7] 宋海龙. 关于虚拟世界的哲学思考[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65—67.
- [8] [9]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3, 30.
- [10] [美] 迈克斯·泰格马克. 生命3.0: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进化与重生[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37.
- [11] 张立新, 林文婷. 数字化生存能力概览: 信息技术课程目标的提升[J]. 现代教育技术, 2012(2):33—35.
- [12] Hilbert, M. Big Data for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6(1):135—174.
- [13] 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2-03) [2021-05-31]. http://cnnic.cn/guw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
- [14] 朱莎, 杨浩, 冯琳. 国际“数字鸿沟”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前沿分析: 兼论对教育信息化及教育均衡发展的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 2017(1):82—93.
- [15] 黄晨熹. 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挑战及对策[J]. 人民论坛, 2020(29):126—128.
- [16] [法]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397.
- [17]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 哲学研究, 2018(3):26—33.
- [18]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0-11-24) [2021-05-3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
- [19]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心理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704.
- [20] 汪明.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生智能素养构建及其培育[J]. 当代教育科学, 2018(2):83—85.
- [21] 郑勤华, 覃梦媛, 李爽. 人机协同时代智能素养的理论模型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21(1):52—59.
- [22] 郭中华. 质量提升视域下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变革与发展[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9):18—24.
- [23] 高茜, 许玲. “互联网+”时代美国老年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探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33):34—40.
- [24] 卜卫, 任娟. 超越“数字鸿沟”: 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智能素养教育[J]. 新闻与写作, 2020(10):30—38.
- [25] 李政涛, 罗艺. 智能时代的生命进化及其教育[J]. 教育研究, 2019(11):39—58.
- [26] Fisher T.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in Europe—Policies, Programmes, Practical Guidance [R].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Learning, 2008:5.
- [27] [美]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与承诺[M]. 周晓红, 周怡, 译.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9.
- [28] Peña-López, I.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or Policy-Making: Models, S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D]. PHD Thesis; 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
- [2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国际中心. 关于成人学习与教育的建议书[R]. 2016:77, 78.
- [30] 董香君. 国际老年教育: 演进逻辑、演进特征与价值向度——基于联合国老年教育文本的审视[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0(1):3—10.
- [31] 李韧. 自适应学习: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革命[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106.

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Value Dimension of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Age

GUO Zhong-hua^{a,b}

(a. Faculty of Education; b. Institute of Adult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xistence is the basic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elderly suffer from the barriers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uch as access gap, usage gap and knowledge gap, which leads to serious “digital divide”.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pain points in real life for the elderly lead the elderly to improve their intelligence literacy and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actively embrace the digital life, which should be the value proposi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elderly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age. The elderly education should deeply analyze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groups in different “education-economy”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triple logic of theory, history and times, the key coordination,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technical empowerment and embodied tur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us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lligent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groups.

[Key words] digital divide; elderly education; active aging; intelligent literacy

(编辑/关永承)